

鶴泉文鈔續選

鶴泉文鈔續選卷二

太平戚學標鶴泉著

安肅張灼柳洲訂

復崔明府東璧書

奉到翰教。具佩虛心直道。期於是非共質。惟恨客中無一
本書。記憶未真。安敢妄對。所見三正論。黃梨洲最精核。顧
寧人亦重之。閩百詩力攻古文尚書。其中年月甲子。俱以
歷法推步。斷其不合。所論周正改時月。引詩經左氏傳。尊
著固已見及。有詳有不詳耳。如春秋書雩二十。皆在七八
九月。正百穀望雨之時。綦母邃謂周之秋。在夏爲盛陽之

月故孟子曰秋陽取證原非一端見春秋傳者惟晉顯用夏正宋用商正實則周時民俗參用夏時周官有直言正月之吉者周正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者夏時也大司徒言正月又言正歲三正竝行見之教令何害其爲民用先生不信周官概不之引亦缺典也古今歷法不同又有歲差一部春秋止兩閏月置閏必在歲終至漢太初歷始隨時置閏古以斗柄初昏建寅爲歲首宋時正月初昏斗柄建丑見於沈存中筆談講歷元者全取冬至今造歷必據寅建甲子夜半冬至則子正也其說本之新唐書五代史非古法法旣不同卽長歷未必盡準史記

所載年月更叵信。孔子生卒已與公穀兩傳不合。而穀梁言孔子生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據孔氏譜爲今之八月。又周改時月之證矣。受田百畝。原論大概大抵畫井不始三代。區皆百畝。井法如是。易代紛紜。改定經界。能無擾乎。鄙論一區爲一夫。以一家力不能勝百畝。先生以古人父子兄弟聚處。受田可兩三區。此意見不同處。臨淄下戶三男子。就多者遞減言之。亦料兵大數下戶更有止一二丁者。家受一區。種作已難。況二三區之多。且國家安得此多田分給。惟後來豪家并兼始有之。田多不能自種。因有佃雇分收。董仲舒所謂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與朱

子所言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者。所收相懸之甚。未可援貴鄉大戶例。以今證古。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八字。疑朱子撰出。蓋通力計畝。則公私內外俱可不立於孟子。井九百畝。節難通。合作則無夫之上下均收。并無食之多寡。按之上。農夫食九人節亦得。且通力之云。將君與民通力乎。無是體也。謂是衆夫均力。而君不與。則資民力以耕。仍是助。君不出力而坐得粟。又卽是貢。故謂徹無公田。與助法異。此理之難通者。詩經言徹無助。周官言助無徹。其實異者。祇名目及受田七十百畝多寡耳。周官助作耒遂。人以土宜教。阡稼穡興耒利。阡鄭大夫讀耒爲耜。耜卽藉。

孟子云。助者。藉也。春秋宣十五年。傳。穀出。不過藉。穀梁亦云。什一而藉。大戴禮云。在貧如客。使其民如藉。助以借民力。立名徹。以君民一體爲義。助藉無二音。助徹亦非兩法。孟子言。雖周亦助。乃指實。非借義。必謂徹無公田。所不敢信。唯先生更詳之。交代事。迺容日。再面承教。

後幅尤能暢所欲言

黃潤川

再與崔東璧書

先生解孟子○愚滋有惑○請野九一而助云云○但就滕遠近
規算○分野與國中○竝無鄉遂都鄙名色○鄉遂用貢○都鄙用
助○此說出鄭氏私臆○遽以都鄙爲野○鄉遂指國中○未見其
允○書魯人三郊三遂○遂地在郊外○周官遂人五鄩爲鄙○鄙
又卽在遂中○周官六鄉明言九夫爲井○是田亦井授○今以
鄉遂概屬國中○而行貢法○可乎○君祿卿祿○總自田出○傳所
謂穀出○不過藉鄭太宰注○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
所食邑○此亦謂卿大夫王子弟食邑○在都鄙中○非盡都鄙
食之○王者於野間○無一地也○孟子言鄉田同井○不專用貢

可知矣。國城下都竝得都名。都不專屬野。亦可知矣。先生
有助行於國之說。誠通人之論。惜信朱之太過也。至說論
語。謂方年飢。不應君思加賦。憂用不足。何故。臣請行徹。皆
讀書能致其疑。徹法之行。授田則君得一民。得八計入。則
民得九。君得一民。得各私所有。以爲荒歲之儲。君雖薄於
所收。而省賑救之費。今變爲稅畝。以公田併入民田中。所
借仍民力也。取民仍什一也。而輸自民間。有任輦之勞。官
苛於收。增斛面之耗。君得固倍民費。實多於是。逢有歉歲。
卽常稅不供。而嗷嗷之狀。君不得不議賑。議糴。魯病坐此。
有若所言。乃正本之法。非目前救荒。哀公之疑。亦恐後更。

不足豈便要加賦二吾猶不足不必解十而取二觀魏李
悝盡地力之說云每夫受田百畝歲率收粟百五十石除
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變法以愚黔首什一名
目何必便增取下則有四五倍不止者二字但以賦稅倍
他日解之可耳

讀書能會其通用筆一無支蔓

柳洲

荅王伯申侍講書

轉注之說不一。裴務齊切韻。猥云考字左回。老字右轉。戴仲達周伯琦。據叔重書。老屬會意。考屬諧聲。已正其失。而別舉側山爲旨。反人爲七等。象形之變轉者。當之則仍左。回右轉之說也。徐鍇鄭樵等。就考字傳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用丂。於丂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字。注明之。此以轉義爲轉注。而蕭楚張有諸人。又謂轉注卽轉聲。近戴東原以說文訓老考也。考老也。轉注者。猶互相訓也。并以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者。皆六書轉注之法。則離形聲以爲說。尤失之。泛竊以叔重言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

受指考老二字明之。而於考老本注轉未言及。以考老也。老考也。互相訓其爲同意。不待言。二字上皆从耂。建類一首亦易明。因考而及老。謂之轉注。猶云挹此而注彼也。然建類一首有取類在上者。如譴吉也。从羊。此與義美同意。苟自急救也。从羊省。从羊與義美善同意。奔走也。从夭。賁省聲。與走同意。俱从夭。有取類在中者。如爾注麗爾猶靡麗也。从門从彡。其孔彡。彡聲。此與爽同意。央中央也。从大在門之內。大人也。央旁同意。有取類在下者。如官吏事君也。从宀从自。自猶衆也。此與師同意。有取類偏旁者。如勺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殳弓衣也。从弓从叟。叟垂

飾與鼓同意。由是以推。裘與衰同意。裘皮衣。衰草雨衣。建類同爲衣也。臺與室屋同意。建類同爲至也。聖與畱同意。建類同爲耶也。高與倉舍同意。建類同爲口也。皿與豆同意。建類同爲一也。𦵏與庶同意。建類同爲廿也。尋與殷同意。建類同。爻工交口也。𦵏與爵同意。今爵注無从。𦵏字則文之脫也。𦵏與聲同意。今𦵏注誤作牽。則字之譌也。凡此皆轉注之字。初不拘體之變。左轉爲右。回而奔下。云賁省聲。則轉注兼諧聲。若皿若𦵏。又竝云象形。可悟制字六法。義本相兼。非若後人之滯於一體。至於芊羊鳴。牟牛鳴。此但取意同。而不必建類之一。𦵏夕爲夙。晨辰爲晨。早匕爲

卓。匕。丌。爲。卽。云。同。義。亦。卽。同。意。均。之。爲。轉。注。之。字。叔。重。卽。
考。老。二。字。明。其。大。指。使。人。推。類。求。之。故。於。字。下。或。注。或。不。
注。有。互。相。注。者。工。曰。與。巫。同。意。巫。曰。與。工。同。意。是。也。有。止。
注。一。字。者。韭。曰。與。耑。同。意。耑。下。卽。不。復。注。也。義。類。甚。明。可。
以。隅。反。習。許。書。者。不。求。之。本。注。紛。爲。異。說。如。置。注。赦。也。从。
因。直。徐。鍇。曰。从。直。與。罷。同。意。試。問。从。直。與。罷。何。與。乎。徐。氏。
兄。弟。於。會。意。字。旣。誤。解。轉。注。之。理。尤。非。其。所。及。也。

附片

向。面。論。六。書。會。意。猶。有。未。盡。今。再。申。之。用。武。期。於。止。戈。戒。
忿。兵。也。相。信。謹。於。人。言。懼。無。實。也。止。戈。非。武。人。言。臣。信。皆。

以相反見字意須會而得之推類以求如言从口辛聲辛
臯也訟爭也从言公聲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醉也肥
多肉从肉从卩卩卽節也利从和省稼在野而从家靜審
也从青爭聲寇暴也从支完夙早敬也从尹持事雖夕不
休早敬者也步行也从止少相背達義爲行不相遇足人
之足也从止口走趨也从天止止者屈也毋止也从女有
奸之者皆於制字隱然寓垂戒之愜意非一直故曰會意
二徐所云會意悉義之顯然者試問古人何字無意耶
以說文證說文妙義卽在眼前卻從無人拈出多少疑
團得此渙然冰釋

朱春泉

與趙渭川書

某白小學不講久矣。近稍有人從事於此。朋輩中如虛谷獻之。好之尤篤。叔重之學。庶幾復興。足下孜孜此事。聞已有年。近在安陽孔道。日夕有田禾將軍子過往。而能百忙中不廢鉛槧。具見才餘於事。塵務不足勞其胸結。每見示大著。深服議論精審。多有虛谷獻之所不及者。如今本說文。濂薄冰也。一曰中絕小水。足下據玉篇作濂薄也。大水。中絕。小水出也。蔓注。蔓母都醜也。謂都醜當爲鄙醜。俞空中木爲舟也。中字衍。獮三歲豕肩相反者。反爲及之誤。詵讀若龜聲。不近。據廣雅。詵。龜。猶也。爲讀若詵。龜如該讀若

心中滿該之例。髡上脫諺字。又謂裹从衣眾聲。徐氏疑非聲。不知本从眾衣聲。傳錄倒裔从衣尙聲。誤亦同。此類於理甚長。僕所深服。惟連讀若掉茗之掉。疑掉茗應是掉磬。此則意揣之。至瓠之非瓠。尤顯然。按奎注。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一曰讀若瓠。古凡大及大聲或驚人。竝作瓠音。瓠橫大也。左傳云。大者不瓠。謂聲也。鰕讀若瓠。魚之大者也。字通作鰕。何承天曰。魚之大口者曰吳。吳亦卽鰕。其音胡化反。化古通貨。何本讀瓠。後人侈讀化。乃謬作話音。以此推之。吳字雖不得从口。大本注一曰大言也。詩不吳不敖。當作是音無疑也。詩后稷瓠矣。瓠大聲也。叶

去叶路瓠音也。芋大也。傳曰：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詩：君子攸芋。叶除叶去。亦瓠音也。說文無瓠，瓠別體耳。史記：年表瓠譌侯扞者。徐廣曰：瓠音胡。前漢王子侯表瓠節侯師古曰：瓠卽瓠也。在說文作狐譌，見譌注。地理志注：瓠卽執字。乃瓠之譌。文、鯁、胡音輕重證之。兩讀皆不誤。足下無緣信一處誤。文於卒讀若瓠者，遽改作執字之音。若詆宋本說文以琫爲刀下飾之誤。今毛本已據小徐改。段氏說文訂曾及之，而戴東原誤琫作鞞。僕復有辨，可無論也。字孳生者也。古字少，後世漸增。經傳中字多有說文未收者，或本有脫，往往見各書所引新附字，非盡出徐氏。僕意經

傳中所有不害其爲新附。其有乖經傳者在正文亦當辨正。今以徐氏作新附。輒謂俗字非論之允。尊著考據鑿鑿多可傳。方負盛名。不當示人以瑕。古人讀書在善用其長。不必事事與人爭勝。同年至好。又官在一處。辱愛之深。敢於直言。有意攻難。僕不爲也。更質之獻之。虛谷何如。作者精於形聲之學。於此書已見厓略。

熊藕頤丈

與洪筠軒書

七月望後。接手教。知五月間入都。旋赴山左。在觀察孫先生署。委校一切書籍。觀察宏覽博聞。爲世通儒。僕所願一見。荆州未得者。足下日侍左右。聞緒論。益廣平生所學。殫思著述。流美無窮。而觀察又有代足下籌畫之言。飲食教誨。見待之厚。微足下無以得此。僕於觀察慕之深。藉足下一呈所業。不斥其禿昧。手書獎誘。復于僕所未見及反復開示。仰見虛懷不吝。汲汲成人之美。規人之過。深悔諧聲一書。急于授梓。未得一就正。恐中謬悞尙多也。顧僕更有說。欲質之觀察。而不敢以請。私布之足下。書分六體。不越

形聲者意又貫乎形聲之中。無字無之。故既有象形矣。諧聲仍以形聲爲義。旣云會意矣。轉注復取同意。相受凡以體雖有六理。得相兼不然。十四篇五百四十部爲文九千餘。何以形聲字居十之七八乎。據六書云。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觀察所謂据一字之形知之。則爲指事。會合也。合兩字則爲會意。其說誠是。僕則於會意復得一解。六書均之。有意何獨其四。曰會意。卽兩字合形之字亦多。何獨于武信徵其爲會意。僕以爲指事象形。形聲假借。皆意之顯然者。無待于會。其須會而得者。則字之若相反而相成作者。

於是乎深有意焉。如止戈非武也。而合以爲武。人言非信也。而合以爲信。皆相反見義。使人顧名而思。惕然于武。不可黷。而人言之無所爲。苟乃若皿蟲爲蠱。則象形而已。反正爲乏。則指事而已。雖合兩字爲一字。何意之須會耶。然則比類合韻者。字之體以見。指撝者。字之用。於制字之體。得其意。則此字不迷於所用矣。每怪二徐于說文本注。私有增刪。如示部神祔祿等字。皆疑注多聲字。似凡有義可指之字。俱當爲會意。非諧聲。又以諧聲字言某聲。會意兼諧聲。則增亦字。云某亦聲。蕙注艸得風貌。从草風。風亦聲。錯曰。此會意。菜注艸之可食者。从草采聲。錯曰。采亦聲。少

亦字是也。僕以有亦無亦。古人行文。隨手之變。如讀若某。讀若某同。非必一字見意。又或出後人妄增。至於全書求其例。則世下云三十年爲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又秃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此于文取上。當有亦字。傳錄脫。皆謂象形兼取聲。餘當同。此與會意無涉也。二徐一家之學。而所校本已不同。說文原書。經後人攙亂者。不知凡幾。僕于讀說文。說文補考。及自跋。頗嘗言之。平生於學。無所師受。妄以已見爲說。誠願得當世先生大人一誨。正之。悉去其非。以趨於是。所爲備陳臆見。亦請益之意。而非故於觀察有異同。惟足下知僕心也。呈上毛

詩證讀一部。僕新著。未知較陳氏毛詩古音。顧氏詩本音。如何。意求觀察。是正。一言爲之。元晏人地之微。欲陳未敢。足下爲之介。其獲所請。是觀察之卒成。僕而足下之賜矣。深山中無書可讀。無人可談。浮沉一官。言之齟齬。如足下身在龍門。日受師益。附青雲而名益顯。誠讀書人難得之遇。願自愛。南中近得信。尊宅上下俱安。不須念也。學標白。其言則辨其氣甚和。會意字得此一番剖析。殊覺二徐於說文真是顛頂了事。

戴東山

再與洪筠軒書

僕所著說文補攷。節次脩改。昔郎瑛嘗七修其稿。僕幾同之矣。承許字字精覈。爲二徐譚友。精覈不敢言。或備一說。得足下有學問人。校閱過。尤仔細。惜全帙未錄。寄來教云。與尊見不符者。臭字條據稱詩鶴鳴于九臯云云。按釋文引韓詩。九臯九折之澤。王逸楚詞章句云。澤曲曰臯。皆以澤釋臯。非謂兩字古通。左傳澤門。釋文云。本或作臯門。蓋澤傍傳錄脫水。陸氏徵異文。亦非謂澤本當作臯。東觀記言臯字。或从四下羊。訛體與皐相似。水經注潁水逕皐城北。卽古城臯亭。皐皐相似。名與字乖。書傳中从皐字。與从

臯相亂不一。一切經音義。嗥咆也。本嗥也。大戴禮。鵲鵲先。渾字或誤澤。此注古文以爲澤字。本臭字訛。或如史記天官書。大圜黃渾之渾。足下謂古臯澤通。澤非訛文。并云臭。讀澤聲之歛。古無此讀。再詳之。又謂趨趨古今字。非譌文。說文有趨。無趨。相如揚雄賦中趨字。傳錄或誤趨。師古漢書注。子笑反。文選注。作子召反。唐韻收二十五笑。皆謬。从焦讀。而未攷說文爲佳聲字。廣韻沿襲莫辨。諸本異同。不須辨也。孫觀察著韻篇輯本。心慕未見。顧僕有說焉。許君解字。博訪通人。蒼頡篇流傳。必非未見。本書不甚徵引。蓋本秦隸書。假托古帝所作。自敘已言之。觀察采取各書存。

古○人○大○概○第○不○必○轉○據○以○難○說○文○耳○王○懷○祖○先○生○向○與○陳○
主○事○伯○思○同○寓○僕○數○往○還○淳○雅○博○古○久○所○欽○佩○今○雲○泥○相○
望○足○下○許○寄○所○撰○廣○雅○疏○證○幸○甚○幸○甚○段○氏○說○文○訂○參○校○
各○本○衷○于○一○是○其○書○現○行○僕○補○攷○中○不○復○引○期○各○成○一○家○
言○經○訓○堂○所○刻○說○文○補○豫○省○無○有○聞○採○集○一○切○經○音○義○文○
選○各○注○爲○之○古○人○引○書○櫟○括○大○意○不○盡○用○原○文○字○句○間○有○
增○減○又○或○一○時○記○憶○偶○誤○頗○違○本○書○所○見○本○兼○有○不○同○元○
應○李○善○所○引○說○文○不○皆○可○據○說○文○音○隱○未○曉○誰○作○其○書○與○
孫○韻○相○先○後○大○抵○一○時○俗○讀○爲○二○徐○附○音○之○作○俑○僕○所○不○
取○也○張○模○敘○字○鑑○言○字○學○處○說○文○之○先○者○非○說○文○無○以○明○

處說文之後者。非說文無以法。三蒼處說文之先者也。廣雅一切經音義文選注音隱等書處說文之後者也。僕知就說文論說文而已。因足下書復覩縷及之。

古人引書不盡用原文一語勘破省却無數疑竇

蔡申甫

與宋确山書

台州外書。經考核十年。仍有相襲而誤。與收采未到者。各書言陳仁玉。宋咸淳進士。續見吳禮部詩話。仁玉蘭光軒詩下注。陳有文名。以白衣召用。作此時年甚少。蓋懷吳直翁也。則仁玉仕不係科名。然或經賜進士。誤尚小。王卿月傳據樓攻媿集補詳。仍存郡志所載胡銓忤檜貶官行詞。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太山。微廉頗何以強趙云云。因其本之王應麟。更未深考。則誣實甚。卿月孝宗時始登第。忠簡之謫在高宗紹興五年。時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啟送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

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太山之
重爲檜所恨。貶安遠令。其再爲羅汝楫論謫。王庭珪贈詩。
有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亦爲歐陽識
所訐。編隸辰州庭珪號瀘溪而卿月曾知瀘州。又同王姓。
因譌爲卿月事。其身蹈東海等語。又附會剛中啟成之卿
月登朝。檜死久矣。闔百詩校困學紀聞亦未究及此。直當
於郡志刪去。客宦錄中王明清爲曾吉父外甥。吉父乃宏
父之誤。亦當改正。其他志誤未指出者。如黃巖尉楊王休。
俱作王休。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孫道夫爲賀金國正旦使。
因先左從政郎左理。爲書狀官。死於涿州驛舍。但坎地葬。

乃焚其骨以歸。後特官一子。此事在二十七年以前。安得是年。理與王十朋同榜。洞霄圖志。大滌洞。紹興八年重鑄神應鐘。有赤城左璠銘。璠。理爲兄弟。其名第俱當在梅溪之先也。至續當補入者。湧泉高士吳文叟。名應龍。見孫燭湖集。趙雙硯名樂善。見續太平廣記。陳少陽盡忠錄。後有臨海樓申之書。金石文字志。保母鱗。有天台宋之瑞跋。新又於北夢瑣言得一事。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詩。自焚其稿。以爲非婦人之事。專修內治。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景勝銀缸香比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聞琴詩。玉指朱絃軋後清。湘

如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
流泉來碧嶂。遠如元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露溼叢
蘭月滿庭。樂安不止一處然。此條與台州盤澈村女子蕭
惟香亦有詩才私於對門進士王元宴連載則爲台之仙
居無可疑也。聞足下大畱心桑梓。深悔前書之草率。有所
得。並以聞。其回浦治之當爲回浦治。亦已考得漢書俗本
之譌矣。某白。

西河蕭山縣志刊誤有此博辨恐無此遜心

沈序齋

鶴泉文鈔續選卷三

太平賦學標鶴泉著

安肅張金燈柳洲

澹居齋詩序

澹居齋詩十卷。補遺一卷。仁和沈禮部南樓先生著。其子少府養恬哀輯。余丙戌入都應召試。先生於是春捷南宮。知而未見。近三十年。余補涉長。養恬來佐縣。則先生久捐館。因養恬悉先生行義年。猶未讀其詩。更數年與養恬俱賦閒。晤於夷門。養恬出先生遺集囑點定。蓋自先生歿家貧。子弟分散。南北稿致流失。養恬遍求始得。故余見之。

晚也先生爲名父之子。早歲科第。自翰林改禮曹。登正郎。選遷侍御。充典試分校。雖勲業未竟。位望已通。顯身後無幾時。所著散落。則夫單門素士。白首一編。生無所聞於時。就令名山成業。自信可傳。其爲轉眼灰滅者。可勝道哉。而賢子孫如養恬。能哀集。抑又可必得耶。先生一生志趣。與夫宦遊遠近。朋交往還之迹。俱於詩見之。其詩上規騷選。下頡唐宋。律諧句適。取味淡而得神遠。殆亦磨歲月成之。足與尊甫椒園先生隱拙齋集竝傳不朽。父歿而不忍讀。父之書。孝子心惕於所見。非謂父書可不讀也。且非止已。讀尤願天下人盡讀父書。而子之心始快。宋謝奕楸將爲

父密齋重梓筆記夢父來指示謬處文人於詩文一道性
命以之雖死神猶戀戀養恬所以慰其親於九泉者此其
大矣是余所樂於敘云

紆迴跌宕使人讀之意不自勝

陳扶雅

新刊章恭毅公遺詩序

樂清章恭毅公先代名臣。氣節重海內。至今人道之。文字之傳其小也。然讀公所爲吾邑新建縣治記。灑灑千言。於民生利害宰治得失。若燭照而數計。歎有氣節者其立言必有異於人文如是。卽詩可知矣。章氏累世通顯。公之詩文稿當已板行。明末寇亂致散失。惟雁山用上人猶藏有詩寫本。上人俗家南閩。故公裔也。昔智永藏蘭亭帖。以親其祖內史手蹟。上人於公遺詩置篋笥中。與同臥起。不輕示人。其用意亦然。久乃授梓以廣其傳。而書來丐余敘。余以水原本本。天性之親。儒釋一理。上人表章先業。爲不忘。

其祖而世所盛傳誰謂妄無夫一詩以爲公生母金夫人
守志作見於明許浩復齋日記好事者至演爲劇更能灼
知其僞不欲附載集後以是爲先人誣斯又論恭毅事者
所藉以取信矣往閱鄞范氏天一閣藏書目有恭毅年譜
子元應述公一生行業及生卒具詳宏治己未李東陽序
又有公進思錄一冊卷首有氏族記述承先志復姓之意
嘉靖戊午曾孫廣西參議朝鳳刊上人能刻公遺詩使人
於楮墨之間見性情之正慨然想其爲人而此二書尤足
見公之大果否章氏尚存其本上人其更畱心於此也

徵引處波瀾層出用筆却都在空際

柳洲

宋茗香學古集序

余得台雁遊客詩數卷。亡友仁和宋茗香詩在焉。讀之喜見故人面目也。更讀其詩。格古而語奇。風骨遒上。若崖谷共清。風泉相渙。時如空山無人。孤蓬自振。而又有倏忽。倨倨雲起之變異哉。茗香技一至此乎。曩於茗香詩。猶駑馬十駕可追也。今乃如侏儒之於徑天高矣。旣接其猶子。蒨江所寄茗香手定集。乃知茗香詩自三唐變爲六朝。變爲漢魏樂府。益變爲楚騷。上而至於三百篇。窮委根源。尋變入節所作。一皆離絕衆致。非常音之所緯。豈特於山水見奇耶。茗香舉京兆待次。國子助教。嘗志行其道矣。卒乃蜚

遯離俗。從奴星。繫麻鞋。一壺一杖。尋靈仙窟宅。巖壑幽邃。靡遠不到。類古稱逸人放士。此其品已。變而高。而詩與之俱變。原其所以變。則集中自言之矣。曰。化以彼之形也。化以彼之氣也。化以彼之神也。彼者何古是也。久而形我之形也。氣我之氣也。神我之神也。何古非我。何知有彼。當其化而變。且不足言。余交天下士多矣。有隔十數寒暑。所業依然。故吾者有年。事日增。英華銷落。并壽陵餘子。故步盡失之者。茗香獨進境。若此。則學與不學異也。而余猶以昔日之面目視茗香。淺哉。昔杜牧荅莊充云。吾與足下竝生今世。而欲敘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先余敘茗香詩亦

知其未已。而今乃重敘之。設起茗香泉下。假數年之力。益深於古。余又烏能限其所到。而識其面目之何似。惜乎茗香之進未已。而人則竟已矣。於其詩一讀而一慨也。

神與古化

趙坦注

樸學堂詩集序

余與老友黃君潤川家居以詩相礪切。約他日仕同方。效元白郵筒往返。願莫之遂。一在江之右。一在河之北。宦轍茫茫。知已在遠。寄懷風雨。其爲感慨形之賦咏者。各不知凡幾也。余頃年詩罕自作。往往借句昔賢。代抒胸臆。君則所著日富。積數千首。語必已出。所謂言不獨造。陳言之務去。於集句不屑爲也。然余謂君亦何往而非集。凡君詩之命意措詞。與夫波瀾格律之所在。有一不出於古人者耶。惟出於古人。而能泯乎古人之迹。故集而不見其爲集。若余則集古之貌者耳。譬之於物。余詩如綴腋爲裘。方其裘

成人。不悟其爲腋返而迹之腋之狀累累存也。君詩如蜂之釀蜜。始其爲蜜固亦資乎衆花。其後不見花而但見蜜。是所謂化者機也。世之談者謂君詩似李杜。皆目睫之論。夫君之學自騷雅下至三唐兩宋。何所不窺。其資以爲詩。何所不有。奚啻李杜必謂君詩似李似杜。是疑君之詩之迹未化與余之集李集杜者無以異也。孟子云孔子之謂集大成。君詩庶幾於此。殆不以集爲集者也。集而仍不得以集名者也。君嘗梓鄉先輩齊息園寶綸堂集句敘云。卽此一體觀之。何其美且富也。知不於余是鄙而云一體則非詩之正也。宦海浮沈。意思墮落。不復能如居鄉時與君。

雲龍上下相追逐。惟集句姑藉以藏拙。敘君詩行自魏已。
筆妙於轉。遂覺出入變化觸處成奇。

吳肯哉

天台梅甦菴遺詩序

余出門久。曩所與文字交。獨天台梅君甦菴健在。歸相見於清溪旅舍。話舊半日而別。不二年。甦菴復死。其死也不及他語。取牀頭稿數卷。囑其子曰。吾一生以詩爲職志。容可傳。未敢過自信。朋友知契。惟臨海黃潤川。太平戚鶴泉。兩明府。常欲就質所業。日月悠忽。潤川已不在世。存者戚耳。彼方亟亟焉表章鄉里。爲前輩闡發幽潛。同輩故者如仙居朱韋村。吾邑蘧圃桐山二徐君。詩文得其序論。俱藉以揚聲。其必不遺我昔人有言。不更孔公風雅。無別此當今風雅。總持生平。知己誠得其一言。卽死且不朽。噫。甦菴

言可悲意尤可感也。甦菴瘦軀鶴立目炯炯有光讀書若
觀火上下千百年議論人物是非得失不差累黍而筆足
以達之其駿快駑馬十駕不能及也尤以詩草書自負運
筆大概宗孫虔禮書譜熟之以幾於化嘗謂古有草聖草
賢吾書在不聖不賢之間詩學杜韓氣格適上造語奇特
絕去時下流靡之習蓋其性質高傲常有不可一世之概
故詩亦似之鄭虔三絕君有其二但未能畫耳惜才而不
遇屢躋省門庚寅已定首選以三場小誤復遺壯心豪氣
半消耗於秋風席帽槐黃人忙之候而齒亦冉冉宿矣加
歲多祿不已恃硯田爲計往來鄰邑旁郡聞其名無不延

請顧甦菴意所可則欣然爲書所不可卽厚饋金求一字
不得或已書其酬薄立索還燒殘之曰吾書非如東坡帖
換羊肉也以此或詫爲不可近旣老不復遊益專意於詩
寫性情而抒蘊蓄間擊節悲歌以自洩其抑塞無聊之意
豈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耶然諸詩亦甚蘊含其又鳴之
善者矣甦菴詩不俟余傳顧垂沒諄諄於余蓋知余非妄
歎者且欲使一明其甘苦所在而引爲知言甦菴往矣記
三十年前與酬唱於煙容白峯間酒後得句互相誇示爾
我都忘其樂無極今乃於故帙中流連諷誦一追想其爲
人曷勝存沒之感甦菴詩有余爲傳悠悠千載不知奄忽

後更誰知余爲一論定所作也

是一篇詩序又是一篇小傳意所可一段寫得其人活
現紙上末段情文交至神味在子桓子建間

沈眉峯

釣隱詩序

舅氏平川金先生隱於釣。有詩一卷。詞一帙。大率江干遊適之作。人以擬陸魯望。標以魯望寄迹湖灣。小舟篷席。日在仙家浮玉之境。自作甫里先生傳。比於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而與皮襲美爲漁具詩。爭奇鬪異。筇簷漚簑。窮極情狀。則猶有名之心存。而詩亦未純乎天趣。是固不足爲先生擬也。先生讀書天機清妙。不交外事。環宅皆水。煙波無際。籬落間時見風帆隱隱。遠山月明。天水同色。清入肝脾。遇微雨。雲氣滿江。迷茫一片。終日荷蓑坐釣磯。或乘舴艋。往來橫峰橋上。與鷗鳥同趣。釣特其適焉耳。志不在

魚也并詩亦寄耳意不盡在釣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
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
人在水一方讀先生詩無以明先生爲人請爲先生誦詩
可乎

渺然無際

蔣鯉山

陶晴臯詩集序

余於安陽友人。所見一詩。讀而愛之。謂真能不作凡近語。其詩楮墨如新。疑鄴中無此才。於郡署晤陶君晴臯。言及之。乃知卽君作。并知君卽余年友。午莊南園從昆弟。遂欣然定交。君性孤介。在府幕中。不欲爲翕翕熱體。素清。惟堂靜處。畏風避人。如蟄燕。惟聞余至。躍然以喜。必攜所業相質。又欲得余作。數以五七字挑余。不能無應。於是更疊倡和。積數十篇。如韓孟二子相追逐。不知其孰爲雲。孰爲龍也。近人爲詩。好瀾浪使才。喧雜無制。或嘈囂妖冶。姁媮作態。務悅目而偶俗。君清靜厭瘁。離絕衆致。幽窗闐寂。寒吟。

曳袖於以寫孤韻而拙清思仍復秀采葩流神鋒玉映刻
鏤鑽竿窮極妙巧兼備衆態令讀者拊嗟累讚而不能已
蓋平日得於伯父篁村先生之學者深加有午莊南園之
剗切故其技精能如此顧兩兄掇科名而君失意省門潛
光不耀徒以才名爲當事禮聘膺陳阮記室之任寄人籬
落居常邑邑謂自來中州舉目無可語落落知己止余輩
一二人而余自賦閒後羈孤在外落寞無向亦深賴君往
還以破寥寂每一併合談詩竟日忘其身之在客蓋二人
者均於詩有篤嗜特余已江淹才盡心畏君如大敵耳君
詩旣工海內必有愛而讀之傾賞如余者其卽以余言爲

之介可也。

情文斐然令人神往

戴金溪

蔚霞軒詩集序

蔚霞軒詩集二卷。故天台景邁徐先生著。先生所居面赤城。取蔚霞二字顏其軒。卽署所作詩曰蔚霞軒集。余從其孫應偉受讀。則見其詩意興豪舉。騰蹕千仞。矯矯在天半者。若霞之高異。葩爛發。晶融。赭。火發。照灼乎太虛者。若霞之麗。而其舒卷隱見。嫋嫋閃爍。倏忽異象。莫可以端倪者。又真若霞之幻化。因悟蔚霞云者。非取意於軒直先生以自狀其詩也。夫霞者日之精。而造物之變見。時乎有。亦時乎無。非山川所出。赤城不得專。然天下言霞者必赤城。始於孫興公天台山賦。累見於李白之詩。若非赤城卽霞。

無以見異。由此山扶輿磅礴所積。靈淑之氣吐而爲光彩者。嵯石皆赤。疊見層出。蔚然如霞狀。而霞適與之會。彼此交映。若城上建標。益以顯其彩之豔。而景之奇實。則不有霞而赤城之終古亘立者。無日而不見其爲霞也。先生之詩。本其學問蘊積。鬱勃呈露於楮墨之間。興高而彩烈。絢爛之象。莫能抑遏。自然爲霞之軒軒遐舉。而大地無乎不照。方其長日面山。詩中之景。景中之詩。赤城未嘗不爲先生益發其華。要其霞光長在者。本亦與山無與。又何有於一軒哉。昌黎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余於先生詩亦云。憶嘗與先生遊處。以其才美闡乙科而止。不爲國

家之卿雲。光華糾縵。而居空山。與痼癖烟霞者伍。爲先生惜。今且辭世十餘年矣。先生性豪喜酒。他日過赤城。把先生遺集。當舉流霞之杯。而一酌之。茲敘所以志也。

起伏變化亦幾如霞之不可以跡。但見光采爛然筆墨之間。
宋咸熙注

王牆東老人遺文序

林慮王贊府士琦以其曾祖牆東老人遺文求點定。皆橐中虛牝二稿。所未載者。每謂制藝至老人。其氣體之高潔。殆如空潭一碧。沙石俱澄。仰見微雲。畧綴空際。又如危峯。峻峻削立。烟嵐不生。木葉盡脫。蓋純乎天地秋冬之象。及讀遺文。則藹藹若春空之雲。被山緣谷。舒卷騰彩。復似溽暑氣昌。而草木蓂鬱。蓂蔚然充滿乎大地。異哉觀乎。夫萬物之氣。至秋而斂。入冬則斂之又斂。然必引達于寅。罅布於午。而後留孰於酉。歸藏於亥。故春之爲言蠢也。夏之爲言假也。在造物爲出乎震。相見乎離。聖人爲元亨誠之。

通賢者爲廣大。學之博而在學者爲文之極。其絢爛自古無。無春夏止秋冬。秋冬卽春夏之氣之斂。非春夏將秋冬固無以爲斂也。故文能春夏不能爲秋冬。無以造其極。能秋冬不能爲春夏。亦無以盡其變。兩者宜兼之。而其中固有候焉。隨其年與學之進不可強也。老人自敘固亦謂初年文未甚煉。蓋正其絢爛之時。而後之悉歸平淡。以馴至平。氣體之高潔。則始其斂之。又斂者乎。而基卽立於此矣。人疑老人文先後若兩手。則未知文章一道與天地通。其必自春夏而進乎秋冬。功有不可紊也。然則學老人文宜先熟是編。以博其趣。乃進而讀橐中虛牝二稿。不然而遽

慕其高且潔之境。欲以求斂而無以爲斂。則惟有如秋冬外象之蕭索。而中絕無生氣焉耳。余旣論次是編。因述老人功候之自爲後來示學老人之階梯焉。

譚藝入微

戴金溪

筠軒文鈔序

臨海洪君筠軒。與其弟百里。並以學問有名於時。先與兄地齋有三洪之目。地齋捷北闕。不幸夭。而筠軒百里學日進。名亦日起。於是遠近又交口稱二洪焉。大中丞阮公督學至台。手書鄂不館扁以贈。比撫浙。兄弟並在節署。與校書之任。中丞博古愛士。本經術爲吏治。瀕湖築精舍。招集生徒三十餘人。誦說其中。聘侍郎王述菴觀察孫淵如二先生。迭爲之師。日如趙商張逸等問荅經史疑義。時所聚盡浙東西知名士。西湖人才之盛。不啻棘下生。而二洪尤爲中丞及兩先生所稱許。余耳其名久。薄宦十年。未之晤。

會筠軒以拔貢生試京師。旋爲藁城劉明府延至署。藁城距涉邇。筠軒以余同鄉執友。數通問。因得讀所著文緣。筠軒兼得讀百里文。信其弟兄名不虛立也。大抵二洪之學。根柢古人。不屑凡近。議論有徵據。不爲鑿空。尤善於書求其間。近人罕明推步之術。二洪獨究心。筠軒推論史記用上元甲寅入算。不用超辰。與三統歷以上元庚戌入算。用超辰立法不同。又謂太歲卽太陰。不必分爲二。百里則謂史記借歲陰以定歲星所在。太歲不言而自見。漢書直以歲星命太歲所在。而不用歲陰紀數。雖異實同。言若符契。又古今地名更易。水道遷移。至難辨核。筠軒著禹貢北過

澤水至于大陸攷昔陽肥邑攷虢沱河攷用鄭說及班氏
地理志證以他書援古稽今瞭如指掌國朝推宣城梅
文鼎天文德清胡渭生水道爲絕學筠軒固已兼之此其
所得之大者自餘考論經史辨正謬誤之文不勝舉也蓋
二洪爲僉事虞鄰先生裔尊人平水學博當世宿儒旣學
有原本弟兄復相師友孜孜千古宜其著述見許鉅公而
聲聞之遠洪氏多賢宋時一家負盛名者有駒父兄弟又
有忠宣公諸子今筠軒百里復用經術鳴方將以其學大
昌於世百里書未出筠軒所著文具在豈余之私有譽於
鄉之人哉

立言能舉其大帶敘其弟處亦具見手法

嚴蔥坪

朱檀園韋門集序

仙居朱君虞揚來述其先君子檀園先生遺言曰。吾生平以畫詩文爲職志。畫傳而詩文猶存篋。太邑戚大令鶴泉與吾契道遠會疎。然知己也。吾集必得其敘行。彼嘗索吾畫心許而未致也。有合作二并以遺之。余喜得先生畫懸之壁。日領其趣。又取讀先生詩文。覺滿紙煙雲。無非畫也。蓋其人品旣潔。天機清妙。觀於天地間而知其化。遇山川流峙。煙霞出沒。以及草木禽鳥之情狀。一一默會胸中。不寫之於畫。則發之於詩文。是雖若異事。其理與趣一也。故俗工之畫。若巉巖枯朽。形質徒具。絕少生意。無書卷氣也。

俗士詩文亦外若冠裳葩藻真趣索然一望爲亂茅荒葦
非傳神筆也余不能畫能於先生詩文得畫意觀其隨境
所觸與與物會或含毫邈然或淋漓盡致變化不拘倏忽
異狀氣勢浩瀚則吳生之圖嘉陵江也神味蕭散則李成
之作寒林枯木也格律清奇則王洽之寫松風泉石也時
或點染不廢脂澤則如營邱之著色山水爛然金碧神采
愈發蓋其集中爲畫工爲化工無體不備而各極其妙世
有不得先生畫者得其詩文讀之先生之畫具在也人不
能左手畫方而右手畫圓故兼全者難畫詩文全美求之
吾台先輩唯元時柯丹邱固先生鄉里也而山川靈秀所

鍾數百年後復有先生。丹邱遭會文宗在五雲閣爲監書畫博士。卒讒去。流寓吳中。先生終明經。遇不及之。而翱翔吳越。到處朋酒墨采。流播雖貧老無杏花風雨江南之感。丹邱以寫竹傳詩文。止散見諸題跋。先生裒然大集與畫事竝風行海內。所得有較多於丹邱者。非特後先輝映已也。閱陳秋亭韋羌山人傳。先生晚年論著尚不在集中。其爲人之賢。筆墨間不足盡之。惜余宦滯中州。不獲再見而故人墓草已宿。徒感生平知己之言爲之慨然。虞揚來意誠爲敘而歸之。畱畫几案間。時時當先生詩文讀也。年家同學愚弟戚學標頓首拜序。

忽畫忽詩卽詩卽畫不知誰爲主客而主客固自秩然
陳思哲注

紫霞閒言序

余讀施先生書。恢悅慙怪。道通爲一。鳴而當律。深哉。矻矻遠哉。名閒言實。天下至言也。語云。惟道集虛。人心莫動。則平。莫撓。則清。惟平與清。與道目成。天下之理。罔不自閒者。得之。人生閒實難。其閒者。又不能閒。終日內熱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此所謂風波之民也。夫烏知天地之爲萬物廓。五經之爲衆說郭。夫理易解。其懸而不能解者。物有結之。彼不能閒。內支盈於柴柵。外睨眈然在纏繳之中。天之穿之。日夜無降。而人顧自塞其竇。冥行而索途。何道之能見。施先生閒者也。爲閒官。歸而益閒。蓋遊心於

恬舍形於佚者久矣。役役者舉不以入冥冥之中。獨見曉
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能眞得帝之懸解。然聞先生長
日挾冊。至老猶如鄭人緩呻吟。裘氏之地。烏之啞啞。鵲之
喑喑。不爲寒暑燥溼而變其聲。實亦未嘗閒。夫唯讀書而
後。內轡而外韃。而心益與造物者游。是先生正以不閒成
其閒。而又閒言所以成也。先生書似騷。似子。似山經。似楞
嚴。似稗官小說。龍變無常。能見能章。舉天下之物爲四目
之網羅之。爲辨者之囿。彼嗑言若哇。嫵嫵姝姝。守其私說
者。或驚爲奇怪。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庶幾乎
全。先生言皆常情耳。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

將○晴○夢○火○天○地○通○我○談○之○若○怪○而○理○實○庸○先○生○以○明○道○耳○
電○之○逸○乎○沙○之○飛○乎○則○其○文○之○妙○也○若○言○一○衷○於○道○未○嘗○
云○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爲○羊○也○未○嘗○肆○其○駕○說○云○與○黃○
帝○之○兄○爭○年○且○欲○起○六○王○五○伯○於○地○下○操○金○椎○而○敲○其○頭○
也○夫○視○日○者○眩○聞○雷○者○聾○人○自○不○能○無○眩○且○聾○而○得○謂○日○
與○雷○之○奇○怪○哉○此○書○以○示○人○是○猶○貽○盲○者○鏡○遺○明○者○屨○也○
雖○然○先○生○之○言○至○言○也○善○其○音○而○類○者○應○之○牛○鳴○而○牛○應○
之○馬○鳴○而○馬○應○之○余○將○爲○先○生○爲○牛○馬○之○應○而○惜○其○未○聞○
也○故○尤○有○愛○乎○先○生○之○言○

筆墨奇矯如神龍之在空

梅文衡

周易觀象序

國朝言易有名數家。黃宗羲易學象數。以易至焦京。流爲方術。迨陳搏岐入道家。九流百氏莫不依託。作此以糾其失。所論卦變互卦占筮皆古法。而仍雜以納音月建之說。李光地周易通論。易本易教二篇。理最融貫。其觀象一書。於說卦傳天地定位章略及與語錄文集中明先天圖者異。蓋亦知其非畫卦之本。胡渭易圖明辨。自河洛五行九宮先天太極以及龍圖易數。鈎隱圖象數流弊。莫不申辨明據。古義鑿鑿。近則任啟運易學洗心發明圖學。時標精理。惠棟周易述。則專發揮漢儒之學。至毛奇齡仲氏易推

易始末等書。於變易交易外。復出反易對易移易三義。實則所列三義。不出交變之中。移易又卽本繫詞剛柔相推之文。就諸家而論。李爲醇。毛最駁。要皆精心義文。各有深得。非專循誦習傳者也。今乃復得元城黃先生之周易觀象先生天資明敏。書無不覽。於易終身以之。凡所論說。於後人依託子夏易說。弗尚也。於易緯稽覽圖所引卦氣起中孚六十卦主六日七分。本之孟喜京房者。弗取也。於鄭康成著乾鑿度言大乙行九宮法。流爲異學者。弗錄也。於陳應潤所駁周子太極圖自成一家之說。不可以釋易及先後天方圖圓圖各存其解。而亦不深辨也。其發明義理。

雖亦取王弼韓康伯。務去其涉老莊入元虛之弊。觀自敘
力。糾來知德言錯卦綜卦之失。與所以辨正毛氏不遺餘
力。知其所得深而言之有本矣。蓋先生以爲易象而已。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者象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所
觀所察所取皆象也。象而後有數。數不外此象也。象在而
理寓。理卽在象中也。郭雍有言。易之爲書。其道其辭皆由
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熊過譏蔡清蒙引。陳義而不及
象。魏濬作明象總論。大旨謂周文之易。卽象著。易孔子之
易。以理明象。蓋先儒有見及此者。不能如先生之精。易有
內卦外卦。卽有內卦外卦之象。有本卦之卦。卽有本卦之

卦之象有互卦有反對卦。卽有互卦反對卦之象。自一畫而三畫而六畫而成卦。重爲六十四。而六十四卦又各有變。故象不可執也。先生謂本卦具上下兩卦之象。具中四爻之互象。具下四爻之環互象。具上下反對之象。卽由夫子序卦說卦雜卦傳而悟得其象。而卦之體卦之位卦之德卦之變卦之辭卦之占無不得矣。雖其所引雙峯胡氏厚離厚坎之說。用解頤損益三卦之取象於危。似過立異。固不礙其書之大醇。某於易無得。猥辱儷五孝廉出其祖遺書而命之敘。披讀數過。覺義蘊之深。而蠡測之陋。其大旨所存。猶得二三在。國朝說易諸名家中。當高踞一席。

先生成此書時。年已八十。前輩究心經學。至老不倦。所造之深如此。其可敬也夫。

易理了然於中。而筆足達之。

柳洲

漢學諧聲自序

今天下爭言說文。學者以不讀許君書爲恥。其論音學則務宗孫愐唐韻。詆宋人併韻一百七部爲非古。實則讀說文未爲知說文。卽於唐韻亦不過謂韻書傳者莫先於此。其中得失無辨也。許君書名說文解字。固統字之形與聲。解之後學略習篆古。苟自矜異。惟形是求。至某字某讀。一從徐氏所附孫韻之音。切於本書云從某某聲。讀若某。概置不問。有顯相違背而安之爲固然者。如是何取於讀說文邪。六書之體。三曰形聲。言聲不離形。形者聲之本也。而聲又隨乎氣。氣有陰有陽。故一字之音。而或從陰或從陽。

或陽而陰。或陰而陽。或陰陽各造其偏。淮南子云：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五方風氣有遲疾，輕重之不同，其爲聲固未可以執也。昔人知其然，故但以某聲者明字音所出，以揣其本，以讀若某者，設爲譬況之詞，使人依類而求，卽離絕遠去，而因此聲之本，以究此聲之變。無患其不合。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諧聲之法，引而上引而下，卽氣求之理。若反切之興，在於漢後。許君時，烏有此哉？鄭康成毛詩箋云：古聲填寘塵同。其注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若某之類，不一而足。周秦先代之音，不能不變而爲漢。漢不能不變而爲魏晉。六朝固亦其時爲之。

韻書之作。彙取各家音注。準以當時所讀。別其輕重清濁。爲之部分。學士遵行已久。所謂古今異宜。何必盡非。至論字音之本。實與說文違異。以說文形聲相繫。韻書就聲音。聲說文聲氣相求。韻書祇論同聲之應。又其部居錯雜。分合類出。凡見此學興。而學者苟趨其便。衷於一讀。且狃於平上去入之界之不可移易。諧聲之法。廢而許君之學。從茲晦矣。昧者至以徐氏之說文爲說文。如宋祁筆記。引說文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圖音由蓋。宋人已不知辨。後此無論已。鄭樵譏說文爲目學。廣韻爲耳學。今以孫韻音切。強綴許書之後。不幾於兩失而兼聾瞽乎。夫學必明。

乎古今讀魏晉六朝以後之文用韻書可也若讀漢世之
文循而溯於周秦先代韻書不足用也詩易楚詞其音節
皆出於天籟自然作者不知有韻據韻書而通之叶之或
反疑前人之假借尚得謂有識哉茲書論聲一本許君由
本聲以推變聲既列本注旁采古讀以爲之證於徐氏所
附孫韻音切悉芟去之復就原書別爲之次俾人可循聲
而得雖亦韻書之意而未始有韻之一見橫於中計卷二
十三總論一卷名曰漢學諧聲附以說文補考又考三考
於以推究音理表章許君庶與今世之言說文者異焉
聲隨乎氣見解獨闢讀此覺五音四聲無一是處

漢學諧聲後序

余撰漢學諧聲廿四卷。明許君舊法。而於其建首字。置不用。名宗說文。而故違之。議者紛起矣。竊謂說文一書。自宋後行者。皆徐鉉校本。其前傳者。南唐徐鉉本。及李陽冰所刊定而已。許君敘稱立一爲端。畢終於亥。此自爲書前後之起訖。其部端五百字。所謂其理相貫。據形聯系者。今以理推。以形求。往往不合。齒牙足一類。眉目鼻一類。首面須又一類。牛在一卷。羊四卷。馬鹿兔犬均十卷。四五六七九數相接也。而一三在卷首。八十又錯見卷二三。蓋多有經後來羈亂。非原次者。又建首字。例有凡某之屬。皆屬某。今

如甲丙丁止虛存其目所謂甲屬丙屬丁屬字何在以此
悟偏旁字悉後人妄取聯綴若如原次則从甲字如桺如
狎如甯必隸甲下从丙字如邴如炳如柄如魴必隸丙下
从丁字如汀如玗如阝如亭必隸丁下自六書道微制字
本意浸失俗儒鄙夫謬謂說文以形次不以聲次舉从甲
从丙从丁字各以偏傍附入他部而虛其本目其目下子
字僅存惟句目拘筍鉤三字復嫌於例不合謂此會意兼
聲字於本注句聲增爲句亦聲若絞从交系聲匏从包夸
聲皆以其不當在交下包下而妄易之而左形右聲之說
牢不可破至有以仁从人二聲明从囧月聲者見之繫傳

者可笑也。大抵反切行而諧聲廢。隸書盛而篆法衰。聲類字林繼出并說文之部居次第亦亂。議者謂余宜如徐鉉析出新附字。鉉新修字義上言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略。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承詔皆附益之前人言說文多憾。令所加蓋雖欲析之不勝析也。古書經千百年後鉤鈇析亂。加以魚魯傳錄不一。就其存者以意通之。期不失前賢作書本情而已。亦安得盡原書而讀之述之耶。

說文爲聲類字林淆亂。今并聲類字林亦不可見。況說文原次乎。就其存者以意通之。眞讀古書之法。非通人

不解此

鄒霞城